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六十七

經問

蕭山毛檢

奇齡著

遠宗

先生之子康熙庚午科舉人

問洪範五事配五行自伏氏大傳及劉

向董仲舒輩皆據易繫以貌言視聽思配木金火水土而宋蔡沈註尚書則一概反之配以水火木金土雖似背易傳而于洪範五行次第較爲獨合况考八庶徵原文又以雨暘燠寒風爲五事徵驗則雨似屬水暘似屬火燠似屬木寒似屬金其于貌水言火視木聽金之配分明一串此其說未爲過否

向亦曾以此致疑但遍考經說則自三古及漢唐至今並無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之解則杜撰矣春秋傳天有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洪範庶徵有五氣雨暘燠寒風其義並同是以孔疏曰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若燠爲火氣寒爲水氣其說易曉故五行傳所解無非此義如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蓋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若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暘常旱蓋木氣傷則致沴之金氣傷則木沴之相衝之氣易相傷也至于冬夏則日夜乖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此本氣有過非互沴也是五事相配舊說歷然非一人臆見可更變耳

又問五事庶徵在五行傳所載甚博然多係附會且貌屬雨言屬暘在五行家言有確徵乎

春秋貌不恭者如晉厲公步高晉惠公受玉情卻錡將事不敬苦成叔傲魯昭公居喪無感容類言不從者如單襄公論卻錡語犯卻隼語迂卻至語伐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語貪魯穆叔論趙孟語偷孟孝伯語更偷類雖其配雨配木配暘配金不必鑿鑿然成六年雨木冰劉向父子皆以爲霧氣寒木不曲直故木得雨而冰而五行傳木冰卽是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時晉楚鄢陵之戰楚王傷目正屬常雨傷貌之驗昭八年石言于晉劉向以爲金石同類惟金不從革則失其性而爲言及漢成鴻嘉三年天水之冀縣南山大石鳴聲隆如雷平襄二百四

十里內野雞皆鳴是水沴金而兵革之氣爲言爲聲以致廣漢
鉗徒一時皆反故後志平城門內屋自壞由時多服妖貌沴致
罰安帝時訛言相驚則兵革驟起故元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
麥枯謂恒暘沴金也請爲諸君鼓隴胡謂不敢公言而私作咽
語言者之爲金沴也其徵貌于木徵言于金鑿鑿如此

然五行說云恒燠恒寒陰陽之沴似于視聽無所關不然則
漢志云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豈周皆視不明秦皆聽不
聰乎

五事之罰亦舉大概苟視聽違錯則其罰齊至自難分應如用
賢之誤總一視聽不聰明而甫罰恒燠又罰恒寒是亂應也然
考舊儒說則往舉其大者言之如定公不用孔子受齊女樂則

兩觀及雉門災以爲火氣有沴致視不明之罰雖是時隕霜殺
菽冬亦恒寒而驗不及也卽哀帝以朱博爲相原不止聽之不
聰而是時受策有大聲如鐘震于殿間則以聽徵之謂之鼓妖
雖是時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實爲水沴之徵
而殿廷鼓妖尤爲重大則祇徵在此更不他及且占驗推測古
原有任情解斷不礙常理者如定公不用孔子致兩觀雉門俱
災爲恒燠爲視不明之罰此是常理然董仲舒爲說曰季氏之
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易熟惡其勢宜易成而魯終
不然所以災也則似天有除舊更新之意與春秋書新作雉門
更有關合學者思之

遠宗問春秋傳諸侯不相獻俘此是周禮而經書歸俘者一

獻捷者二然並不以是置貶例此何說與

曰春秋微詞未嘗于字句間見不與之義如此三獻俘一是莊七年齊人來歸衛俘一是莊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一是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齊人與楚人一例獻俘與獻捷一例有何字義見其譏貶但以禮所無有而是時行之春秋直書之則其不與意已可見矣且其中有各不同者第就事測義而其不與之意復有等殺如此三獻俘則齊桓伐戎來獻戎捷不過欲誇示霸伐之意無甚大咎楚成獻宋襄之捷則春秋所惡無過宋襄楚雖邀功亦且親我較之齊桓亦無大劣至齊襄歸衛俘則齊魯俱惡極矣抗王人以納無道公然獻俘置王國救師于何地此則各就其事審之而義自出者故孟子讀春秋

祇有三例曰其事其文其義以爲義卽在事中也

然則俘與捷或有不同且一日衛俘一日戎捷一則捷上無宋字豈有義乎

曰不然俘者軍獲捷亦軍獲也雖字註又有係人曰俘截耳曰馘之分然書有俘厥寶玉傳有馘以數軍寶之解則凡軍所得統稱俘捷若其無宋字則杜預明云不言宋者秋伐宋冬獻捷史省文也自無學之徒取坊刻五傳平文一書抄其每經下左作某公穀作某人名地名鬱然成篇然實不得知致以衛俘爲人名有云若其人名之兩異者左與穀以叔孫舍爲叔孫婼是也人名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衛俘爲衛寶是也則衛俘是姓衛名俘之一人矣夫惟俘卽是捷故俘可稱寶左傳曰齊人來

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今乃以爲人名而作書以傳之無學
之人又代爲梓之行之豈俘寶異名或于其人有微詞與又尹
氏卽君氏而分作兩人曰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
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一君氏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氏曰
聲子孔寧儀行父兩人也而合作一人曰寧儀公羊作甯儀
遠宗問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拾者取也似言取級以上
耳鄭氏註作涉則爲涉獵反踰級矣且聚足與連步有何分
別舊註總未明不知有確解否

古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階今惟天子有之餘俱無有是以升
階之法皆不講習但其義自了如曲禮所記自是敬謹一法自
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其云聚足者卽拾級之解也連步

者又上堂名也蓋拾者歛也廣韻作收拾內則註作拾歛與聚足聚字同義大凡升階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假如先左足者左足躡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此一等不越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以兩足並也而至于臨上堂時則左足躡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步仍連左步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若鄭氏解作涉則水行無等曰涉失其義矣且連步聚足亦未分別

又問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此散等者必是散步升階與拾級相反矣乃鄭氏又謂散等卽栗階何也

此所謂等卽級也階也古階制以堂爲限天子之堂九尺卽是

九階九級以每一尺爲一級也有九級卽是九等以每一級爲一等也降此而諸侯七階大夫五階士三階皆然其所云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而非自下至上皆散步也謂下皆連步至上等而始散步也蓋數級之法雖自下至上一級爲一等然經凡言等則往往以近堂上級爲首等如士冠禮降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故散等與栗階同而栗階之法則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自下升上毋問九階七階五階三階凡當栗階者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躡第二等右足卽躡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謂之散等散者不連也卽栗階也然而其所散者祇是三等非通等也

但其所謂栗階者鄭註又謬據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鄭云栗實栗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又注云栗蹙也則蹙卽歛拾實栗卽積聚而衆多仍是拾級聚足之義非散等義矣蓋栗者裂也卽散也栗裂聲之轉毛詩蒸在栗薪言析薪也考工記居幹之道居栗不弛栗讀爲裂卽析散之義是以升階有四法一名拾級卽聚足皆連步而登此禮讓法也一名散等卽栗階謂以連步始以散步終凡有吉事而兼凶事或尊者有所命或臨登而尊者辭讓則行此法但連步多而散步少故散不過二等正義謂升一等而卽散升則散升過連步矣此誤也一名歷階謂閱歷而升自下至上皆散步此有急諫諍或赴王國君命及應走趨事則行此法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然此是閱

正等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是一等賈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此又誤也一名踏階謂不循等級越等而走此在急難奔逃者則行此法公羊傳趙盾踏階而走是也但踏階雖越等而實無定等以古法一等是一尺雖古尺甚短然亦不能超數級賈氏疏謂踏階越三等此又誤也

王錫問尚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論語引書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少孝乎二字近人攻古文君陳者皆謂竊論語而誤逸其文但漢後引經凡多孝乎字如潘岳閒居賦陶潛孝傳贊先生皆謂是引論語非引君陳則諸所引語並無標識何以知非君陳文必論語文也

正惟諸引經者並無標識而君陳無孝乎字惟論語有孝乎字

則凡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矣不特此也凡觀引書者自當並觀其所引之文如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矣君陳安得而有之

李成輅

康熙甲戌進士仁和人

問坐位左右莫知所尙向讀曲禮亦知

坐禮尙右故從來有祭堂首西室之說而先生近著祭禮亦以考西妣東爲之辨定乃讀先生北郊配位議又似宜尙東而不宜尙西竊所未解且廟位尙西而子姓之答享者又復男東而女西何也

曰此以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也其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何也從來東西左右莫辨所尙卽考之諸經亦互有同異大

抵以陰陽爲主陽則尊左陰則崇右並無有一定隆殺見乎文間而惟坐位則明有二尙一以負言一以向言專坐則尙負負陰者以西爲尊南向之尙西方負陰故也負陰則尙右也此祭室專坐必祖居考西考居妣西之所自來也若禮坐則主向矣向陽者以東爲尊是以禮席南向者必尙東方蓋陽向尙左左本在東而鄉飲射禮又且以主席東設賓欲親主則必舍所負而尊所向非惟禮文亦情固然也今郊壇專坐似應主負而不合有王者爲主人東設配席則居然賓主與宗廟之有合食而無配位者不同是以南郊北郊雖兩俱專位而配位之設不得一尙東而一尙西南郊南向固尙陽尊左而配在東何則向陽者左在東也北郊北向雖尙陰尊右而配亦在東何則向陰者

右亦在東也然則宗廟第主負而郊壇必主向有難同矣
若子姓享答則何敢以主自居乎祖原非賓而子姓則全無主
禮一享一答但如朝禮喪禮葬禮墓奠禮一以男東女西爲斷
非向陽而尙右以祖無相向禮也亦非坐陽而尙東以享答者
無坐禮也故俗禮有誤行者常坐尙西而今祠宇神坐皆尙東
禮坐尙東而今諸賓偶坐仍尙西此誤也偶拜尙西而今偶拜
者皆尙東拜上尙東而今拜上者反尙西又誤也

盛唐問周制嚴嫡庶此是名分而先生謂是封建之世恐亂
擇立故特嚴于此以爲嫡庶者卽貴賤所由分也此真前儒
所未發者但喪祭大禮其嚴嫡庶處亦何曾有貴賤之跡分
于其間而名分自在也蓋嫡庶貴賤祇擇立一節而他禮不